

三部曲 第一部

死恋

黄炜 著

生活，别不
生的，决爱
肉，死你
训，与生令
的，合，能
兵，离，情
种，火，奇
特，悲，欲
映，情，折
反，爱，曲
撞，撞，释
曲，撞，释



林出版社

军魂三部曲
第一部

死恋

贵焯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魂 / 贲炜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6

(2004.2 重印)

ISBN 7-80616-682-3

I. 军... II. 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037 号

军魂三部曲第一部·死恋

作 者——贲 炜

责任编辑——徐智明

封面设计——蓝 月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11.125

字 数——25 万

版 次——1999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16-682-3/I · 253

定 价——19.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现代军人燕征和孙燕奇特曲折的生死之恋为主线,以火葬场老化妆师孙有根与李杏花传奇式的婚恋为副线,编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时代交响曲。这里有美与丑、善与恶的鲜明比照,也有爱与恨、灵与肉的激烈拼搏,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新旧社会两代人不同的遭际、命运,而且讴歌了现代中国军人的圣洁的爱与伟大、崇高的军魂。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通过对燕征这一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铁长城,它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决不允许腐败、腐化的毒菌侵入。

自序

四十年的忙碌,况且又是新闻记者的生涯,后来又作些主编的事,竟又是十多年之久,我无暇写长篇小说。

然而,那军人圣洁的爱,那伟大的、崇高的军魂,却无时无刻不在触动着我的心弦。

多少次,我铺开稿纸,欲把黎明和晚霞连结在一起,以夜的星辰编织《军魂》的框架。然而,不是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就是被众多的会议所打断。每每只有在那短暂的睡梦中向军魂致歉。

退下来了,却已是两鬓如霜。死去的爱和爱的死去,已经久远了,不得不在残破的记忆中去找寻它的碎片,用已经朽断了的灵魂的“思”线,小心翼翼地缝缀。

常常是一整天,那方稿纸还是一片空白;往往是一整夜,我那已经失神的眼睛,还是空空地死恋着那只有两个字的书名:《军魂》。

好不容易记起了些什么,好像是爱的分子式,却又被黎明带走……

忘却,使我不得不由近而远地从那人生的尽头——火葬场的太平间开始逆流而上,去找寻那死恋的足迹和爱与被爱的剩余。

……

问,群山极顶,大于生死的是什么?军人的回答:

“是爱情,是忠诚,是军魂!”

作 者

1996 年冬 初稿

1999 年春 修改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引 子	(1)
第二章 他没有死	(13)
第三章 他“死了”	(87)
第四章 死恋	(127)
第五章 “死”了的他	(187)
第六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235)
后 记	(347)

引 子

燕征死了，死得是那样的突然。

他被悄悄地送到火葬场，那人生最后的驿站，死亡的入口。

在那圣洁而肃穆的花圈的海洋里，在那催人泪下的哀乐声中，他像个局外人一样，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里，不厌其烦地倾听着那属于其他什么人的别离曲。

……

太平间是座平房，显得古老，然而并不残破，显然是经过多次改造和反复修缮的。它的东面设门，西面临窗，那雪白的四壁，看上去宽敞而明亮。它的南面通过回廊与各式厅堂相连。那是供人们举行各种不同类型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用的。那些厅堂和回廊，显然是后来新建的，不仅设计新颖，而且施工也很讲究，竟还配备有音响设备。它的北面与火化炉毗邻。其间也是通过长廊连接着。

被送到火葬场的人，通常都是在这条长廊里排队，等待着从那高耸入云的大烟囱里“升天”。

太平间里，总是静悄悄的，尤其是各厅堂里追悼会上的哭声和哀乐声停止了的时候，就更静了，只有墙角上那座不知什么年代、哪个国家制造的大座钟“嗒……嗒……嗒……”地走着。虽

然它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执著,但唯有它,始终如一,一丝不苟地记录着那每一个作为人的存在与最后消亡的划时代的精确时间。不论人类有没有用处,他们的亲人愿不愿记取,它总是那样的忠诚。

那座太平间,足有 500 平方米的面积,躺满了和燕征一样或不一样的人。大家都一个紧挨一个地挤在一起,不分男女老少。他们挨得是那样地近,几乎没有什么距离,更没有什么遮挡,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

不论他们生前的职务高低,辈分大小,为人的善恶,也不论他们过去如何辉煌,或如何平庸,此时此地,都显得那样的善良而宽容,和平共处,与世无争。

那里没有偷盗,没有抢掠,没有欺诈,没有贪官污吏,也没有势利小人,更没有施暴与强奸。那里是不需要锁和防盗门的。

虽然,太平间也并不十分太平,依然存在着不公平的竞争,但那种不公平并非来自他们这些逝者,而是来自活着的人们,那些为现在的他们最后送行的人们,那些逝者的爱者们。是那些爱者通过爱者的爱者,制造了那死亡人口的拥挤,导演了这死后的不公平。

其实,这种不公正,在那特殊的环境中,特定的条件下,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不是吗,那些人“轰轰烈烈”先去了的,并不一定就是好事,起码他们走得有些匆忙。

燕征从容不迫地躺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一身半新的戎装,带着半生的征尘,朴实而崇高。在威武的大沿帽下,那副金丝边眼镜的背后,依然半睁着他那虽不算很大,却是很美的眼睛,好像依然在透视着人生。那笔挺的鼻梁,清晰的人中,把他的英俊推到了顶峰。那宽阔的额头和那淡淡的似有似无的两个酒窝,不仅标志着他那堂堂须眉的灵气,更显示着他的诚实与善

良。那紧闭着的双唇和紧扣着的军人风纪扣,同样证明着他生前的严谨与庄重。胸前佩戴的5枚军功章,如实地诉说着他41年的忠诚。那1米81的个头儿,如今虽然已经躺倒了,却依然标志着他的高大与伟岸。那紧紧并拢的双脚,那笔直的双腿,那标准的平行于裤线上的手臂,无不证明着生前他那军人的投入……在这人生最后的驿站,可以自由一些的时候,他却依然保持着军人那始终如一的风范,显得不迫的从容。

不,他没有死,那红润的面颊,那半睁着的双眼,都令人感到他仍然是一位机警的、时刻准备出征的兵士,此刻,只不过是激战前的小憩。

那倒不完全是他生前自身的风采,当然还包含着火葬场老化妆师孙有根彩笔下的厚爱。

其实,燕征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引起了孙有根的关注。他不忍心看到他的脸上与那军功章的金黄、戎装的军绿极不和谐的苍白。

前几天,因为忙,没有时间给他化妆,为此,孙有根几天都感到不好受。

这天,孙有根起了个早,他首先来到燕征的床前,一边帮他摘军帽和眼镜,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孩子,怠慢你了,让你久等了,对不起!”说着他便轻轻地、慢慢地、均匀地在燕征那苍白的脸上涂上一层淡淡的红的底色……

于是,燕征的脸色开始红润了。

顿时,那脸的淡红、戎装的军绿和军功章的金黄,便构成了黎明的框架,慢慢地与阳光糅合在一起。

天,亮了,一切都明亮了起来,不管活着的,还是已经死去的。

……

“孩子，等着我。”孙有根慢慢地站起身来，“我先去送那些今天就要走的人，你的妆待我细细地给你画。”

孙有根对军人的特殊感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女儿孙燕也是一名军人，一位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

其实，孙有根爱那里的一切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对来到那里的每个人，都是童叟无欺，一视同仁。他在给每个人化妆之前，总要根据他们的年龄打个招呼。如果是位年纪比他长的，他就叫一声“老同志”、“老先生”、“老人家”；如果那是位和他自己年龄相仿的，他就称呼“老哥”、“老嫂子”、“好兄弟”；如果是个年纪轻的人，他就叫“小弟弟”、“小妹妹”、“好孩子”……打完招呼，他才动手化妆。而且，一边画他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别怕，这里都是些好人，老实人，不会伤害你的。”“你苦了一辈子，没得到多少好处，这下子好了，以后你就省心了。让我好好地给你打扮打扮……”

为此，火葬场里的一些小青年，常常取笑他说：“老孙师傅不喜欢跟活人说话，专门爱跟死人谈心。”“他爱死人，死人也爱他。”“死人的心里话他都知道。”

所以摆在他面前的死者，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贫民百姓；不管是寿终正寝，还是英年早逝；不管是正常死亡，还是自杀、他杀，只要他看上几眼，沉思片刻，他就会知道他们的生前身后事，而且准确程度都是八九不离十。

他爱护死人胜过爱护他自己。有一年的夏天，野猫横行，常常夜里蹿进太平间，啃食尸体，闹得太平间不太平。孙有根就整夜不睡觉，守候在尸体中间。有一天夜里野猫像发了疯似的，先后来了九批，他到处追打，保护尸体。天快亮的时候，他实在是累了，但又不敢回值班室去睡觉，怕野猫再来，结果他竟躺在一张空着的停尸床上睡着了。上班的时间到了，他还没有醒来。

两个先到太平间的青年徒工一看孙师傅躺在尸体中间，调头就往外跑，还一边跑，一边大喊，“不好了，来人哪，孙师傅死了！”

听到他们的喊声，场领导来了，几乎全场的人都来了。

孙有根被吵醒了，他慢慢地坐起身来，用手揉了揉眼睛，啥话也没说，拿起化妆用品，又干活去了。

事后，小青年们问他：“孙师傅，您跟死人睡在一起，不害怕吗？”

孙有根没有马上回答，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才慢吞吞地说：“不怕。”他长长地呼出了一缕烟，语重心长地说：“死人，都是好人哪！只有活人，有些才坏。”说着，他又向着他们走去，去照顾那些“好人们”了。

.....

孙有根个子不高，眼睛不大，眉毛却很浓、很长，有几根竟然超过了眼角伸到了太阳穴，还有几根一直向前长，一直垂到了眼睑的睫毛处，好像特意去梳理他那已经有些呆滞的目光似的。

孙有根的目光是呆滞的，也许是他把敏锐留在了死亡线上。是的，平时他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和他那总是紧闭着的很少言语的双唇上下呼应。只有当他一拿起画笔，忙碌在那些“好人们”中间的时候，他的双眼才会大大地睁着，目光炯炯有神。哪怕是在夜里，在并不算明亮的灯光下，他也能根据那些“好人们”的年龄、气度、脸型，画出每个人的个性。

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嘴唇也总是笑嘻嘻地张开着，并讲个不停。他除去安慰他们以外还告诉他们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和注意事项之类。比如“你这件衣裳应该换掉，化纤的火化时不仅会污染空气，而且骨灰也不洁白。”“你的鞋子不行，塑料底燃烧后会严重地污染环境。”“老哥，你人胖，油脂多，火化得快，一会儿就

好。”“老人家，您可是太瘦了，不足八十斤吧，火化时间可要长一点儿，您可要坚持住呀。”如此这般，等等，等等。

尤其是他在为那些“好人们”进行面部整形的时候，他更是慢慢地，轻手轻脚地，生怕把他们弄痛了。遇上那些牙齿不容易复位的人，他还要不断启发他进行配合，“别怕，不痛，再放松点儿，那就会更好些”等等。

在冬季里，在做这些事之前，他还要把自己的双手擦擦热，生怕凉着那些“好人们”似的。就像医生对待病人一样。

他还常常批评那些毛手毛脚的青工：“别不耐烦，他们是最最后一次麻烦咱们了，咱们也是最后一次为他们服务了。人家已死了，还难为他们干啥！”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眼里早已含满了泪花。

.....

他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像雪，加上他那件白色的工作服，就像一朵白云，在那里不停地飘动着，播种着他的爱心，收获着人生最后的洁白。

在那缺少色彩的地方，只有他的彩笔不慎滴落在白色工作服上的红与黑，才显得格外美妙而神奇。

.....

这天，孙有根凌晨3点钟就起了床，他照例小心翼翼地撕下1978年11月13日的日历，并把它折好，装进胸前贴心的口袋里。因为这是他救出当时已怀有身孕的李杏花的纪念日。所以每年的这一天他总是这个时候上班去，纪念那个不寻常的时刻。

另外，今天他又多了一件心事，他还记挂着那位军人。他今天就要去了，得早点把妆给他画好。

.....

“早点回来，今天给你做好吃的。”妻子李杏花提高嗓门提醒

丈夫说。

“嗯。”孙有根答应了一声，便出了家门。

一路上，他想得很多。他深深地感到，他这一辈子为死去的人做的事是太多太多了，而为活着的人，为自己的家人，连同他自己，做的事真是太少太少了。

提起自己的妻子李杏花和女儿孙燕，他和她们之间永远隔着火葬场那堵生与死的高墙。他把自己一切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火葬场和那些“好人们”了。

……

想着心事，不觉已经来到了太平间的门前。

他换好工作服，拿起化妆用品，便首先向着燕征的床位走去。

黎明前的太平间，静得怕人，除去墙角里那个大座钟“嗒……嗒……嗒……”走动的声音，就是孙有根那“沓……沓……沓……”的脚步声。

他来到燕征的床前，刚说了句，“让你久等了，孩子”，一转脸不觉又看到燕征的右侧一个年轻女子紧紧地挨着那位军人并排躺在一起。

她也是一身半新的草绿色军装，只是没戴军帽，也没戴领章。

“也是英年早逝，可惜呀！”孙有根感叹地说。

孙有根自言自语地说着，便上前摘去燕征的眼镜和军帽，这时，他才发现，两人的胸前都戴着一朵大红花，它们的缎带上还分别写着“军人”和“民女”的字样，就像结婚典礼仪式上的新郎、新娘。

孙有根疑惑地低头仔细一看，不觉“哎呀”了一声，身体往后倒退了几步，后腰重重地撞在了后面的铁床上。

“这不是自己的女儿孙燕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 她怎么没戴军帽和领章? 为什么又以‘民女’的身份出现? 莫不是她犯了错误,被开除了军籍?”他顾不上重创后的腰痛,重新冲上前去,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再次伏身细看。他是多么希望那不是真的。然而,事实是残酷的,那个躺在燕征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儿——孙燕。

“燕燕、燕燕、燕燕……”孙有根双手用力摇着女儿的身体,失声喊着女儿的乳名,“你醒醒,你醒醒啊! 爸爸在叫你,你听见没有?!”

……

那凄惨的哭喊声,回荡在那隔离着生与死的大墙的里头,回荡在那寒冷的黎明前的黑暗中。

整个太平间的空气冻结了,整个火葬场的空气凝固了,只有孙有根那越来越微弱的哭声,呼唤着女儿的英灵。

他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下意识地伸手去摸了摸女儿的额头,她的额头已经冰冷。他再伸手去摸摸女儿的手臂,她的手臂已经僵硬。他又伏下身子,用耳朵听了听女儿的心脏。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他完全失望了,事实告诉他,燕燕去了,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

“苍天啊,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孙有根仰天长叹。

不知过了多久,孙有根昏倒在女儿的床前。

……

天亮了,火葬场又以它自身的方式苏醒过来。那些死者的侍者们在走进那扇漆黑大门的一瞬,就把人世间的一切统统丢在了外面。他们便开始轻手轻脚地行走,以最低的分贝交谈,而且能用手势表达的,他们也尽量不使用语言。

在火葬场工作的人,不论男女老少,哪怕是妙龄少女,也绝少有人化妆,因为在那里最美的是黑色的纱,是白色的花,其他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多余的。

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少有人吵架,更没有人斗殴。这倒不是出自他们的天性,而是受到了那些与世无争的“好人们”的感染。他们看得多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

当上班的人们七手八脚地把孙有根送到医务室的时候,他已经从极度的悲痛中清醒过来。

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深情地向周围的人们点了点头,算是谢意。

他十分吃力地站起身来,径直向着太平间走去。

他步履艰难,好像一夜之间,老了许多。他每迈一步都好像要付出全身的气力。

大家都静静地跟在他的后面,好像一队兵士,正跟随着他们的指挥员,重新冲向失守的阵地。

孙有根重新拿起画笔,重新开始为燕征那淡淡的底色上画眼影,纹眉,描唇线……好像压根就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大家都静静地围在他的身边,好像从来都没有看见过孙师傅为逝者化妆。人们的目光随着孙有根的画笔转动着,不肯放过每一个细节。

在孙有根的笔下,燕征好像又有了生命,好像他正在睡梦中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和憧憬美好的未来。

.....

当他向右移了移,开始给女儿化妆的时候,几乎在场的人同时惊愕地发出“呀”的一声:“这不是孙师傅的女儿孙燕吗?!”

这个火葬场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孙燕。她是外科军医，她曾在假期里应邀给他们讲过人体解剖课和外科整形术。

孙有根极力抑制内心的悲痛，然而眼泪还是成串成串地淌落下来。这是悼念，更是忏悔。今生今世他欠女儿的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他是最后一次为女儿服务了。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然而，他那紧握画笔的手，还是在不断地颤抖，眼泪还是不断地与那红与黑的油彩去掺合。

“师父，让我给师妹化妆吧？”孙有根的大徒弟欧阳舒几乎是哽咽着说。

“师父，还是让我来吧？”他的小徒弟兰丹丹哭着请求。

孙有根摇了摇头，继续着，因为他自己明白，他不仅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的忠实的奴仆，对于孙燕来说，他又是父亲，这是他最后补偿的机会，再也不能丧失。

消息不胫而走。不大功夫，全火葬场的人，凡是能够暂时离开岗位的，都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

整个太平间都挤满了人，他们和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只不过是今天的他们躺着，明天的他们站着而已。

今天的他们没有埋怨明天的他们的提前入侵，明天的他们也没有再嫌弃今天的他们的僵硬和可怖。

于是，生与死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

大家注视着孙有根的画笔，完全忘记了生与死的存在。好像他们不是在观看孙有根在给逝者化妆，而是在亲眼目睹他的伟大的生物工程，——唤醒死亡的创举。

孙燕的妆也画好了，一代巾帼“复活”了，人们又是一阵叹息。

于是，孙有根又按照着工作的流程给两位军人整理服装。